

教育局部門

有預算，也沒有編制，但是出國要不要會這個小組？五萬元以上的預算編列要不要會這個小組？要啊！但是議會無法監督這個小組，因為他不是學校的一個制度嘛！如果他很重要，就應該制度化，編個預算給他，沒有預算也沒有編制，那就看不見啦！像這種陰影，不但存在於學生，在教員中也存在，在座教育局的人也很多都存在，你的陰影也是存在，我剛才在問話中就看出你的陰影比其他的人還大，比我想像的還嚴重，這樣有沒有辦法培養一個有風範、有高深人格的教育家？有沒有辦法培養一個健全人格的學生？我們整個社會是把這個責任期待於你，當然這不是局長一個人的責任，這是大環境的責任，我不是責怪局長，局長是不是認為我講的話可以作為你的參考？

陳局長漢強。

謝謝謝議員的指教。

主席：

本組時間到了。

教育部門第三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質詢對象：教育局暨所屬單位

新聞處暨所屬單位

質詢議員：秦茂松（代表宣讀質詢摘要）

陳怡榮 林宏熙 陳必強 張秋雄

計五位 時間八〇分鐘

質詢摘要：

一、「打在兒身上，疼在娘心上」！體罰對嗎？「打不成器」！「鐵杵磨成銳花針」！體罰錯了嗎？

我們應該探討一下義務教育中，該不該體罰？

二、「少年維特的煩惱」外一章：「一個國中女生的悲歌」。從謝鳳儀的死諫事件透視我們的升學制度。

升學的窄門「擠扁」了幾許青春歲月？「摧殘」了多少荳蔻年華！

我們確實有必要從教育與輿論下手來重建我們的社會價值觀。

三、違憲的普設公立幼稚園施政方針！

四、荒謬的老師「助理制度」—代改考卷·代閱週記。

五、請問太平國小校地何以准市民改建為高樓大廈？都市計畫變更過程如何？

新聞處部門

一、「一二八事件」誰够格「說明」？！我們堅持臺灣的安定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二、「反日情結」何時了？中日實質關係形同齒唇的現況，我們「反日」應有明確的主旨和範圍！濃聚着大日本帝國主義色彩的「聯合艦隊」都能堂堂開進我們的銀幕，而松坂慶子却必須用生硬的日本英語在電視上恭維讚美臺北市，豈非典型的「新聞局笑話」嗎？！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

速記・廖培英

主席（張議長建邦）：

現在進行教育部門質詢及答覆第三組，由張議員秋雄等五位質詢，時間是八十分鐘，請開始！

張議員秋雄：

請陳局長備詢。局長！你認為體罰好呢？還是不體罰比較好？

教育局陳局長漢強：

我個人不贊成體罰方式。

張議員秋雄：

許多老師不願意到所謂的「就業班」、「放牛班」、「工廠班」、「司機班」等，原因何在？主要是因為這些班的學生很頑皮，諸如：寫恐嚇信、寄銀紙、畫棺木、甚至將擦過大便的紙也寄給老師，對於這些人，你認為不打罵，他們將來會好嗎？

陳局長漢強：

我認為體罰不是最好的方法而是最下策的辦法，我希望老師們能以體罰以外的方法來達成教導學生的目的。

張議員秋雄：

目前像這樣頑皮的學生愈來愈多，該怎麼辦呢？五十五歲以上受過日本教育的人，那一個人沒有被打罵過？五十五歲以下，四十五歲以上的人，正值光復初期時的教育方式，有沒有用打罵方式？這些人包括總統、五院院長、李遠哲及丁肇中博士，有沒有被打被罵過？我想都有。我認為不能說打罵不好，打罵還是很好的。目前一般人都講不能打不能罵，可是過去那些院長、部級的大官，那一個沒有被打罵過？所謂「不打不成器」呀！我認為「打罵加愛心」就是適當的體罰，「打罵加用心」就是適當的這一類體罰會傷他的心，若是只是輕微的處罰一下，你認為這一

教育，「打罵加信心」就是成功的教學，我贊成要體罰，如果不體罰的話，這樣教育將很危險，所有老師都不敢教放牛班的學生。然而放牛班的學生也有好的，還是要用愛心及體罰來啟發他們。

林議員宏熙：

局長！你是反對對學童體罰；教育部部長也三申五令嚴禁體罰。本小組經常都在探討這個問題，學童大部分都會贊成嚴禁體罰，但是我也在我們那一帶老社區訪問很多家長，過去我們曾經受過一段短短的日本教育，那種專制的處罰不能與目前的情形相比，例如：稍微說一點方言，就會挨拳，我記得我在一年級時會因講一句閩南話，就被老師打得厲害，懲罰應該要適度才對。在座的長官都有父母，父母對子女應該有一些適度的處罰才對，剛才局長在一組質詢時答覆要嚴禁體罰，我認為應改為適度的體罰，比如學生做錯事，要他面向黑板幾分鐘，這對他的身體不會有傷害，或要他跑操場一周，一方面給他一點輕微的處罰，可能有嚇阻作用，也有啟發作用。我個人認為教育局不要堅決反對有適度的體罰，就此請教局長的看法。

陳局長漢強：

關於體罰的問題，我認為學校應該朝師生和諧關係及良好學習環境上努力，做好老師輔導學生的工作，能不用體罰是最好，當然像林議員所說罰罰站的情況，是不會對其身體造成傷害，但是如果老師對體罰沒有限制時，很可能會造成學生心理上的傷害。

林議員宏熙：

我剛才就是強調適當的體罰，當然像拿拐杖打他的頭或手心這一類體罰會傷他的心，若是只是輕微的處罰一下，你認為這一

點也不對嗎？

陳局長漢強：

不是不對。我是說我個人的意見，最好老師不要用體罰的方式來教導。

林議員宏熙：

你有幾個小孩？

陳局長漢強：

三個。

林議員宏熙：

也許你的家庭教育非常好，可是有些人的家庭其子女較頑皮，一而再的教他好話都說盡，這時也許會有輕微的罰跪，讓他跑幾分鐘反省一下，我想這都是可以實施的方法，我們今天就是探討這個問題。局長剛才已講出絕對禁止體罰的話，現在我們請問你，若是輕微的體罰，你是否有同感？

陳局長漢強：

剛才林議員所說的是如何對「體罰」下定義的問題。

張議員秋雄：

孔子說：因材施教，若有愛心的適度處罰，可能會改變他的行為，我認為還是要有體罰。

秦議員茂松：

對學生的教學是應採取「因材施教」等靈活方式，老師教導的方式也應因人而異，本組同仁一再就體罰問題請教你，因為你

一再表示絕對禁止對學生體罰，我想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每個人

都知道應採用「愛的教育」，以愛為出發點是最基本，可是因對象不同，可能發生的效果就不一樣。像有些人可能稍微指點一下，就會做得很好，像我就不行，從小我父親要修理我一下，我才

能好一個月，教學的方式應因人而異，而你是一再強調絕對嚴禁體罰，這可能會產生負面的作用。今天教育的方向大都朝向升學主義，你嚴禁體罰的嚴重後果將成為「放棄主義」。你一定知道每所學校內有不少被老師放棄的學生，老師認為既然我不能打罵他，也愛不起來，只有放棄他，局長！你認為如何？

陳局長漢強：

我認為做老師不應存有「放棄主義」的心理，應該對每一位孩子都要好好教導。

秦議員茂松：

但是事實有此情況，因為你一再強調的結果，老師以愛的教育也無濟於事就會發生這種現象。同時，你強調愛的教育時，應考慮其條件。比如以老師的編制及班級人數而言，你都未給予合理適當的安排；目前要成立的公立幼稚園一班就有兩位老師及三十位學生，而國民小學一班有五十多位學生，你要老師如何將其愛心全部發揮呢？因為我們並未給予良好的客觀環境呀！我們不是開倒車，世界上比美國民主的國家為數不多吧！美國有沒有體罰制度？

陳局長漢強：

各個學校的情況不盡相同。

秦議員茂松：

大部分的學校都有吧！

陳局長漢強：

不一定。

秦議員茂松：

你應該去考察他們的制度。他們對犯錯的學生不是由老師直接體罰，而是有另外體罰的機構，學生可以去講理，再由他們處

罰，因為怕老師在當時被頂撞等情況下情緒不穩定給予過度的體罰。比如：我和陳怡榮衝突，到你那邊申訴，陳議員我如何如何，我說沒有。屆時你得考量該如何處罰，在你心平氣和的考量下，所做的處罰該是合情合理的。

陳局長漢強：

國外曾有此學校；老師不處罰學生，若要體罰時，由校長做適當的執行。但是在我們的理念上，我們認為最好不要實施體罰。

陳議員怡榮：

今天我們的熱門話題是體罰，但是本小組的看法與李部長、教育司的司長及局長的看法有點出入，剛才秦茂松議員也說過，我們並不是開倒車。你認為應嚴禁體罰，其實每一個國家的國情不見得一致。中國有五千年歷史，在我國的成語裏，對同一件事情有正、反兩面的話，比如「打在兒身上，疼在娘心上」。也許局長的個性及家庭適合這句成語，不能體罰。但是也有「不打不成器」的話，秦議員就適合這種方式。不知局長最近有沒有看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其封面就是以美國及日本教育作比較；標題是美國的兒童所受的教育可算上一流嗎？答案不是，是日本，它報導美國馬上要喪失全世界最强的經濟大國，而由日本取代，其結論的依據不在於經濟問題，而是在於美國與日本學校教育的制度問題。例如：第六十四頁有兩張圖做比較，上圖是日本學生很乖巧及熱心的在研究功課，上圖是美國學生也很用心在聽老師講課，但是可以看到有一個女生，將其腳蹺到隔壁的桌子上，這就是學習教育態度的不同，也就是它失敗的原因。如果今天你是老師，而有一位學生雖然很專心的聽課，但是她的腳蹺到桌子上，你說要不要打？

陳局長漢強：

老師可以用別種方式告訴學生，要她腳不要蹺到桌子上。

陳議員怡榮：

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致，但並不是絕對嚴禁體罰。我記得林洋港副院長擔任臺灣省主席時，在省議會曾碰到同樣的問題，當時林主席認為他反對嚴禁體罰，要有適度的體罰，換句話說，不要不勝任的老師，比如一喝醉酒就打小孩或一生氣就打小孩的老師就是不勝任的老師。

陳局長漢強：

關於剛才提到體罰是開倒車的問題，我倒沒有那樣的意思。只是我認為體罰是所有方法中最下策的方法，而不是說體罰是開倒車。當然關於體罰的問題在現今開放的社會裏是可以來討論，也有很多人對體罰問題發表不同的意見。就我個人而言，我始終認為體罰是非常不好的方法，一個受過專業教育訓練的老師最好不要用體罰。

陳議員怡榮：

我請問你，假如有一位學生實在已無法管教，或他所犯的錯相當嚴重，而老師要他在黑板前罰站，你同不同意？

陳局長漢強：

如果老師已到這種地步，表示他的教育專業訓練與精神還需加強。如果受過教育專業訓練的人，是應該曉得用另外的方式來改正學生的錯誤。

陳議員怡榮：

沒錯！但並不見得全部都是這個樣子。剛才張秋雄議員提到有些放牛班的老師，他們根本就不敢去上課了。你是菩薩心腸非常好，但不見得每個人都能接受。今天我們與教育局長、部長、司長所唱的反調不是嚴禁體罰，而是適度的體罰，應該在義務教

育裏加以適度的體罰。我們也曾爲有些學生被老師打而到學校去看過老師，我們常發覺所講的話不見得一致，甚至有時聽老師講後，也會認爲這個小孩非打不可。前幾天市長講有關青少年爲什麼會變成不良少年的問題，他認爲有兩點主因，第一：就是對於現實環境無感激之情。第二：就是經不起失敗及挫折，一有失敗就不高興、怪罪於人。而日本方面，在讀賣新聞裏曾討論其不良少年及一般青少年的通病，有三個危機，一是沒有新經驗，因爲學校已替其設想周到，所以他對新經驗一無所知。一是沒有失敗過的危機，因爲家境太好，事事順利，像義務教育也沒有留級的制度，所以他們會有此危機。一是沒有危險感的危機，什麼叫危險都不知道，因爲安逸太久了。我們就是怕我們的社會也會發生這樣。所以我們希望今天所唱的反調能爲你所接受，因爲學生馬上就要問：到底老師應不應該打我，老師也要問你：應不應該給頑皮的孩子軟性的處罰，如掃廁所、罰跑操場一圈，而你的答覆如何呢？

陳局長漢強：

謝謝陳議員對教育做這麼深入的分析。

張議員秋雄：

我曾聽說過，有一位國中女老師的裙子，被一位頑皮的學生，用刀片割破，這種頑皮學生能不打嗎？孔夫子也說過，要因材施教，要以愛心來改變學生，可是有些學生仍然變本加厲，不爲所動。三月十六日自立晚報刊載一則調查問卷，問學生被處罰後的感受，學生表示以後不敢了。所以應該適度體罰，若完全不體罰，學生頑皮下去，以後不得了。

陳局長漢強：

關於體罰問題是有許多不同意見，剛才陳議員特別提到美國

與日本教育的比較這篇文章，在兩個月前紐約時報也會刊登美國這篇報告，我有一位美國朋友會將此寄給我……

秦議員茂松：

本組的主要意見是希望教育主管不要一味強調絕對嚴禁體罰，因爲學生要因材施教，誠如張議員剛才所講學生將老師的裙子割破，你也可以去國中參觀一下，在下課時有些女老師穿裙子不敢爬樓梯，因爲有學生會拿著鏡子躲在樓梯下偷照，還有些女老師教到放牛班就頭痛，一定要訓育組長拿著鞭子才能將學生趕進教室，所以你不要一味強調禁止體罰，老師也知道若過度體罰學生造成傷害，會犯傷害罪呀！但是爲糾正學生行爲，而給予適度體罰應無妨，你一味強調絕對禁止體罰這可能會有不良後果，剛才我也說過有些老師乾脆放棄。爲什麼現在國中生愈來愈壞，就是這個原因。

陳局長漢強：

謝謝秦議員的指教。

陳議員必強：

你到任多久了？

陳局長漢強：

八個月。

陳議員必強：

我記得你剛上任時，有好多朋友碰到我就向我恭喜，我問他：「喜從何來？」，他說：「恭喜你哥哥當教育局長啊！」原來我們兩人名字只差一字，所以我對你的作爲有一種憂喜參半的感受，如果你把臺北市的教育辦得好話，我也沾一點光，如果沒什麼作爲的話，我也會覺得很沒面子。最近我發覺你也很熱心的到處巡視，但是教育的基本問題很多，像升學主義的潮流也不是

你一個人在短時間內可以改變的。目前金錢及功利主義已侵蝕到教育界，例如參考書方面的問題，可以說沒有一個校長及督學敢承認有參考書。局長！請問你學校有沒有參考書？有沒有在用參考書？

陳局長漢強：

有。

陳議員必強：

但你若問任何一位校長，沒有人會承認有此事實，我今天帶來許多參考書讓你參考。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些參考書都是新學友的，似乎在每所學校都是流行用這家書局的參考書，甚至於老師出作業及教材也根據這些參考書。因此，我常想若認為參考書好，乾脆肯定它，承認今天我們的教材不足有參考書的必要，不要昧著良心說沒有參考書。我們常強調要言教及身教，可是老師却向學生說：「督學來時，趕快把參考書收起來。」這對學生將來人格的發展會有不良的影響；一方面要教他誠實及有崇高的人格，一方面又教他陽奉陰違，這樣不好呀！另外，甚至有些老師也受金錢主義的影響將錢看得很重，像自然科學課程方面有教蠶的生長時，老師變成商品的推銷員，商人就將五條蠶裝在盒子裏賣一百元，這不難想像中間有回扣等情事。還有的老師發通知單給學生，要其購買「立體地圖」，實際上只是一塊拼圖而已，就要賣三、四百元，或工藝課教宮燈，可能從二年級到六年級每年都做宮燈，材料也都一樣，像這樣如何談身教呢？更奇怪的現象是老師爲了推銷商品，而有一套推銷邏輯；他認爲班上五十個學生中有三十個學生家境比較好，就發通知單給他，還說是「乖寶寶才有」，換言之不是乖寶寶就沒有，買的才是乖寶寶，我經常想，其實不是乖寶寶，是他家有個乖媽媽及乖爸爸，這算什麼推

銷邏輯呢？我覺得教育要注重根本，若從小教他陽奉陰違及說謊，視老師爲商品推銷員，我們的下一代將如何？局長只要用一點精神及魄力就會解決這個問題，你做得到嗎？

陳局長漢強：

在學校教育上我們認爲這些既成品不好，因爲教育應是鼓勵學生多創造及思考，所以不應該拿這些既成品來賣給學生。

陳議員必強：

這些教育將會影響學生人格的發展，目前坊間流行「孝子」，你知道其定義嗎？所謂「孝子」是指父母親孝順子女，你聽過這一類的話嗎？

陳局長漢強：

聽過。

陳議員必強：

爲什麼會變成「孝子」呢？就是老師利用這樣的推銷術，學生買了才是乖寶寶的思想，怪不得家長都變成「孝子」，我看這問題雖不大，但是對下一代的教育影響却非常深遠，希望你能澈底改革，讓整個教育界能弊絕風清。

陳局長漢強：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因爲這會把學生求知及創造的慾望都剝奪，所以我希望家長也能了解……

陳議員必強：

像我剛才舉的例子，老師教到蠶，就要學生買蠶，或者教到磁鐵，又想辦法推銷磁鐵，可以說「上到什麼就賣什麼，更妙的是學生每隔兩天還要花十元去買桑葉，臺北市到那兒去找呢？」老師變成商品推銷員，這對學生心靈的影響多大啊！

陳局長漢強：

我覺得學生去買蠶並沒什麼不對之處，但是如果老師推銷蠶就不應該。

陳議員怡榮：

請陳局長回座休息，請新聞處處長備詢。

唐處長！我們在選舉階段絕大多數的民意代表一再強調臺灣的安定與安全是最重要的，你的看法如何？

新聞處唐處長啓明：

我非常欽佩你的看法。

陳議員怡榮：

以目前來講，臺灣如果有所動盪的話，我想是沒什麼機會收拾殘局。臺灣經過這四十年，至少我們的安定及生活的水準已能受到相當的肯定才對。不知處長今年貴庚？

唐處長啓明：

五十一歲。

陳議員怡榮：

我想你對小學畢業那年所發生的事情，可能印象已很模糊。如果四十年前發生一個相當大也相當震撼的問題，經過了四十年，應該講這件事已經過去了。我們所聽到的到目前為止，有關當局都認為這是非常忌諱討論的問題——二二八事件，今年剛好是四十年，我認為現在來討論二二八事件並非相當嚴重的問題。如果今天我們以對話方式來談二二八事件，我想臺灣不可能明天就發生另一個二二八，我想經過這麼久，二二八這個傷口也應該癒合才對，不知處長看法如何？

唐處長啓明：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陳議員怡榮：

我們這個質詢組比較特殊，為什麼我們要提出這個問題？議會分有好幾個質詢組，有的質詢組清一色是本省籍或清一色外省籍，只有我們這個質詢組是本省、外省籍參半，我、林宏熙議員及張秋雄議員是本省籍，陳必強議員是福建人，秦茂松議員是河南人，但是我們之間的感情非常融洽，比如我經常罵秦議員是「阿山」，他聽了很高興，因為他認為只有我够格罵他「阿山」，別人罵他還不高興呢！但是四十年前別人罵你「阿山」時是會打架的，因為你是從大陸山區那邊來的，反過來講，生在臺灣的每個人都是「阿海」，因為我們是靠海的，所以一句「阿山」或一句「阿海」馬上就會吵架，我記得小學就是這樣。但是，前不久有很多人登報要召開二二八事件說明會，我也會去永樂國小聽過，在臺上講的人我算算他的年齡，那時他都還沒出生呢！甚至只有一、兩歲，他有何資格來說明二二八事件誰是誰非，我覺得非常奇怪，但是我就沒有看到有關單位表示意見。我認為二二八事件有何不好談的呢？只是我認為那種方式——聚集那麼多羣衆在那兒風風雨雨及興風作浪的談論、遊街。我的感覺是二二八事變不可怕，那一個場面才可怕。當然為什麼會有二二八事件？根據我們的了解主要有四個原因，我認為應該把這些事情講清楚，編在我們的歷史教材上，否則欲蓋彌彰，應該講明那時是誤解，那是一個動亂時期，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難道都沒有發生過動亂時期？例如美國的南北戰爭沒有記載在它的歷史上嗎？有很多人崇拜林肯，也有很多人崇拜李將軍，但是同樣的他們都是美國的國民，那已是過去，那也是國家立國成長的一個根源。所以我認為將這二二八事件編在教科書裏並沒有錯，二二八事件會發生的主要原因有四，第一：語言的隔閡，你講國語，我講的是臺語，互相都聽不懂，特別是從大陸來的很多同胞，他的國語沒人能

懂，所以鬧了很多笑話，也鬧出很多不愉快的事，根本無法將距離拉近。第二：生活習慣的距離，比如外省人認為臺灣人為什麼要穿木屐？走起路來叮噹響，而臺灣人認為外省人不脫鞋就踩到榻榻米上，很不乾淨也不禮貌。第三：臺灣人對來接收的政府軍心理上產生失望，在此我們不必諱言，日本軍隊雖然非常殘暴，

但是日本軍隊相當有紀律，而很多臺灣人包括我的父親在內，他們到基隆去一看我們的國軍從船上下來，除了槍之外也背著炒鍋在身上，這樣碰撞的交響樂聲，大家認為原來我們的部隊是這樣，所以這難免會對接收的人員產生反感。第四：臺共及地痞流氓的煽火。這四個原因把這件事情弄得相當大，經過四十年，才漸漸使傷口補平，一個人能有幾個四十年，我相信在座的每個人都已超過四十了，這件事是應該有個了結了，但是把這件事弄到政治的話題裏，讓聽到的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至人家一看報紙刊登二二八，還以為是新的節慶呢！許多學生還搞不清楚。所以我一方面想請教處長對此事看法如何；另一方面我向教育局長建議，應該可以把這件事情當作近代史或臺灣史，讓後代能知道那是一個誤會，是由於隔閡而產生的嚴重誤會，但是這個誤會已經消除。

**張議員秋雄：**

當時因為臺灣剛光復回歸祖國，那知接收的軍隊素質太低而引起反感，此事發生的地點在陳議員家附近，我也了解不多，當時我才國小二年級。我認為老百姓有誤會，政府應即時澄清，否則誤會更深，結無法解，若此案繼續擴大，人民會幸福嗎？我建議將此事列入教科書，讓所有同胞都了解。這件事已過了四十年了，長一輩的人也許還有省籍觀念，但是四十歲以下的這一代，在臺灣吃蓬萊米也吃這麼久了，應該沒有這個誤解。我認為傷口

也該癒合，大家應忍哀痛之情，這個案子不能再有戰爭，也不能再以街頭巷尾到處聚會的方式來解這個結，這樣下去中國人將失去幸福，團結是最重要的，老百姓對政府要有信心，政府也應提出辦法讓此事化解，臺灣的安定與安全才是最重要。

**林議員宏熙：**

剛才本組提到二二八事件，當時民國三十六年，我十二歲，還有些記憶，可能有些年輕的同仁根本就不知何謂二二八事件，頂多也是聽說而已。光復當初臺灣同胞就稱從大陸來的為「阿山」，他們稱臺灣同胞為「阿海」，而且婚姻方面對省籍也劃分很清楚。但是到目前為止，例如：秦茂松議員的太太是本地人，他們在臺灣出生的子女應該是臺灣人，方言也講得相當好。現在臺灣人所生的子女與大陸人所生的子女，其來往繼而締結婚姻已完全不受限制，而有些人故意再將此製造出仇恨，也就等於製造是非。我想若能藉新聞處透過電視公司以戲劇方式，使這種誤會能為人民所了解，也讓人能了解當時的情況，或許可化解誤會。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有些人藉機舉辦所謂的說明會，很多人基於好奇心前往聽講，也有很多人表示這些人當時都還沒有出生，那裏懂得二二八事件？我希望你能透過輿論來讓市民了解當時誤解的過程。

**秦議員茂松：**

處長！你是湖南人，我是河南人，你太太是臺北人，我太太也是，所以我們差不多。我小的時候隨部隊奔走了一段時間，當然我們作戰失敗，大陸淪陷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補給不足，連吃的東西都沒有，還有生活習慣及言語不通也是造成當時誤會的原因，現在大家都通婚了，語言習慣也一致，這些誤會應該可以解開了。我第一次當議員時，我很好的一位朋友，他是客家人還

其地翻翻他的族譜，他的老家是河南，是我的老家，我常與很多

本省朋友在一起，我都當作是同鄉一樣。我想大部分中國人都是

中原人即河南，我到屏東去參加一位朋友的聚會，他家舊的房子

還寫著汝南，我講：「你明明是我同鄉，怎麼還說你是屏東人？」

「我想不應該再強調這個事件，如果要談的話，是不是每天要教育局長到議會來說明，到底秦始皇是如何焚書坑儒的？是否有此需要呢？關於此事是不應該過分強調，但是教育局應該想辦法將這事件編入教科書內，讓學生從小就了解這個事件的經過，這是本組同仁一致的希望，不知處長的意見如何？」

唐處長啓明：

我也深深感覺那個事件是非常不幸的事件，今天我們社會的安定與生活的富足實在得來不易，應該珍惜我們所擁有的。剛才陳議員也說過我們應存有感激的心，這樣社會會更進步，我們希望這類的事情永不再發生。

陳議員怡榮：

你說得非常對，像南北戰爭對美國人而言也是相當慘痛的經驗，同胞之間互相不信任及利害的衝突。經過了這四十年，誠如我們提到秦議員是河南人，他太太是臺灣人，處長是湖南人，你的太太也是本省人，而且處長的妹妹是大美人也是我內人的親嫂嫂，所以我們這一組一向不太敢對新聞處多所質詢，原因也在此。我們認為這個問題不光是新聞處，其他單位也應加以報導讓大家都沒有陰影存在，而且如果能真正的了解它的原因，甚至還能加強向心力。因為謝雪紅是臺共，但是謝雪紅一叛變之後，中共馬上指示他對臺灣地區加以叛亂，這是見於中共及臺共的文件，這很明顯是叛變的問題，製造事端利用小小的問題加以擴大，我想這件事見諸於教科書有何不可？處長！你休息一下，請問局長

，你有何看法？

陳局長漢強：

我同意各位的看法。

陳議員怡榮：

如果這件事不讓任何人加以說明，我們以很公正的方式加以說明列入教科書，讓下一代了解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及原由，然後記取教訓，對我們的團結與臺灣的安定也更有幫助，你對此看法如何？

陳局長漢強：

我會將各位的意見向國立編譯館建議。

陳議員怡榮：

你一定要反映，同時將公文副本給我們。

陳局長漢強：

好。

秦議員茂松：

局長！新的年度編列五十九所學校要附設幼稚園，對此我有幾點看法就教局長。第一：你有沒有考慮臺北市的教育預算，依你的資料顯示新的年度可以收八千兩百個學生，大概是學齡前兒童的六分之一，大概要花掉將近一億九千元左右，包括人事費與設備費，若將來要容納全部學生，就要花掉二十億以上，你有沒有考慮整個教育經費？第二：是有關法律的問題，因為人事費及設備費全都由老百姓負擔，憲法規定義務教育只有九年，如今由政府的稅金來負擔，有人會認為自己繳的稅金來負擔別人的孩子上公立幼稚園，這在法律上有沒有根據？第三：今天在臺北市要申請設立幼稚園有多少規定？除教育局外建管處有那些規定？是否市府可以不遵守建管處的規定？第四：當時延長國民義務教育

時，有很多學校找不到校地，國中、國小在一起，到目前為止，還有幾所學校有這種困擾？

陳局長漢強：

五、六所。

秦議員茂松：

只有四所，可見你不重視這個問題。這種連體嬰式的學校所製造的困擾，大家都很清楚，今天會不會又將這樣的困擾再帶到學校去？這是一個問題。第五：現在可能有些學校還有多餘的教室，是否有教室就可以辦幼稚園？這樣是不是又步入私立幼稚園不合乎標準的後塵？以最小一件事為例，今天那一所學校的廁所幼稚園學生可以用？可能所有的廚房等設備都要重新改，你有沒有鈔票及場地？第六：民國五十八年市府對臺北市所有的小學辦幼稚園的都可獲補助，但到現在為止，仍維持二十所，為什麼其他學校無法辦幼稚園呢？必定有其困擾存在。我想以今年度的預算而言，大約要一萬一千多元的稅金來負擔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是否有此價值？

陳局長漢強：

今年增設幼稚園在資本門支出要增加九千七百多萬元，經常門的支出是一億兩千多萬元，一共約兩億兩千多萬元，並非一億九千萬元。還有普及幼稚教育並無違背憲法規定，因為高中、高職也是由政府負擔人事與設備費用，這也不是義務教育的範圍，所以政府負擔義務教育以外的經費是符合憲法的規定。而國民教育向上及向下延伸是全世界共同的趨勢，也是政府教育預定政策。另外關於幼稚園的設立……

秦議員茂松：

局長！你有很多理由啦！我針對你所說的再說明一下。第一

：我剛才講的是一億九千萬元，你說是兩億二千萬元，比我講的還多。第二：我贊成你所說的延伸義務教育，我並不是反對。但是你能做到公平性嗎？如果你能把所有臺北市五歲的幼兒全部容納，等於將義務教育往下延伸一年，你若能做到這樣，我絕對贊成。

陳局長漢強：

我們將逐步使義務教育能向上及向下延伸，若在短期內要實施，在經費及時間上不允許，所以我們將逐步達成國民義務教育向下延伸一年的理想。

秦議員茂松：

去年本會有很多同仁建議能實施提前入學，目前已逐漸做到五歲八個月可提前入學，現在你可以計畫將五歲小朋友納入，你可以修改課程標準啊！若能朝此目標做也是可以達一樣的效果，你以為如何？另外，我強調的是公平性，也許某個地區有很多學校辦幼稚園，孩子們可以上幼稚園，可是沒有公立幼稚園地區的孩子不能上，因為所屬的地區沒有學校辦，這樣公平嗎？還有我認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要辦的幼稚園，第一要合乎標準。第二要完全合法，應該有示範作用。剛才你在他組質詢時有提到過幾個沒有立案的幼稚園就要取締了，屆時他們會反問市政府所設的幼稚園那一所有立過案？你如何回答？建管處那一關都無法通過，臺北市還有許多學校的校地都無法解決，你有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我建議要多設示範性幼稚園而且應該獨立，例如學校校園比較大的松山國小，後操場完全由幼稚園活動，這是很好的事。若硬在一個目前學生活動場地不夠的情況下附設幼稚園，你說得過去嗎？幼稚園由三科管，你們自己要設立就可以准，老百姓要設立就說又是那個不合條件，我希望你慎重考慮這一方面的問題。

。

陳局長漢強：

我們會通盤加以檢討。

陳議員怡榮：

因為時間的關係，現在想與你討論有關「謝鳳儀的案子」。

由這個案子可以看出社會的價值觀念。各位在座的官員有很多都是教育專家，應該有這樣的觀念才對，也就是並不是人人都非要走求學的路。當然若條件、智力及環境都能讓人順利的升學，而且也依自己的興趣和願望而能達成，那是最好。但是不是人人都能這樣呢？目前還沒辦法做到。但是社會裏有很多人因生活的情況與家庭的要求，使他無法符合這種要求時，就會產生挫折感。例如他母親一定要他學醫，他不願意，而喜歡參加一些童子軍活動，他認為那樣才是青春。在這段少年期間每個人人都有許多煩惱、歡樂與眼淚，這就是青春，但是他却在這種年華裏下定決心要自殺，這非常奇怪，現在自殺的年齡愈來愈低，甚至小學生也知道要怎樣自殺，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我認為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念必須要有所改變，不見得一定要升學才有前途，我也並非主張文憑無用論，但是有很多在社會上有貢獻的人，不見得就是在學校裏頂尖的人物，在本會可看到相當傑出的人，他的學歷並不高，但是他的表現比學歷好的人也許更好，其思考也許更慎密。由於時間的關係無法再作太多的探討。但是我想聽聽局長對升學壓力的看法如何？

張議員秋雄：

局長！你是臺北市教育最高首長，可是從來未見你對類似的案子向本會報告，這種案子連建中、北一女也都有出現，長此以往是很嚴重的問題。到底你對每一個案子有沒有去調查原因呢？

陳局長漢強：

有。這位學生自殺後，我馬上派督學到補習班及學校去調查了解。

張議員秋雄：

我們只是從報紙報導中了解，但你從來沒有向本會報告他的動機及原因啊！

陳局長漢強：

他的動機誠如剛才各位所說的，家長給她升學壓力太大了，所以他不能去參加童子軍活動，因而採取這個行動。我個人以為自殺是弱者的行為，一個健全的人應有克服困難環境的能力與意志，不應自殺。

陳議員怡榮：

局長！這些事情講得都太樣板，這是弱者行為沒錯，但是還是有許多人要當弱者。你也許聽過一首英文歌叫「世界末日」，他認為失戀了就叫做世界末日，但他醒過來以後却發現鳥兒還在叫，海水還在衝擊著，為何不是世界末日呢？其實他所認為的世界末日只是發生在她對他說再見的時候，換言之，我們的價值觀並不是只有一種，我們應讓學生了解價值觀是多樣性才對。

主席：

本組時間到了，現在休息十分鐘。

——休

息——

### ※書面答覆（教育部門第三組）

答覆單位：教育局

5. 問：請問太平國小校地何以准市民改建為高樓大廈？都市計畫變更過程如何？

答•太平國小附近，座落重慶北路與延平北路一段一四七巷交叉口有數間民房，經瞭解，尚非學校用地。

#### 口頭質詢

陳怡榮議員

1.問•建議將「二二八事件」列入歷史教材，並將建議函副本送本席。

答•(一)有關課程教材係屬教育部主政。

(二)本局業於76、3、26以北市教二字第一五五二三號函請教育部研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廿六日  
北市教二字第一五五二三號

受文者•本局第二科

主旨•本市市議會議員陳怡榮先生建議將「二二八事件」列入歷史科教材，敬請參考請鑒核。

說明•陳議員於臺北市議會第五屆第三次大會教育部門質詢時建議，略以「臺灣光復四十多年已無省籍之區分，二二八事件純屬語言隔閡之誤會宜將事實真象讓下一代瞭解，以免以訛傳訛，徒增同胞間之誤會，應建議教育部參考」。

局長陳漢強

答覆單位•新聞處

二、「反日情結」何時了？中日實質關係形同齒唇的現況，我們「反日」應有明確的主旨和範圍！濃聚着大日本帝國主義色彩的「聯合艦隊」都能堂堂開進我們的銀幕，而松坂慶子却必須用生硬的日本英語在電視上恭維讚美臺北市，豈非典型的「新聞局笑話」嗎？

答•東瀛日本，與我僅一衣帶水之隔，無論從地緣上、歷史上、文化上，甚或政治、經濟上均有唇齒的密切關係，惟曾由於軍國主義之猖獗，使兩國國民深受八年戰爭的禍害。時至今日，事隔四十年，由於雙方實質關係的改善與進展，往日之反日情結，已漸淡化。「聯合艦隊」係經新聞局核准進口之日片，事前並經慎重審查，內雖帶有濃厚的帝國主義色彩，惟亦多對於發動侵略戰爭之反省，故准其進口放映。有問題之影片，如「二〇三高地」，內有我辱國喪權之情節，即未獲准進口，實為新聞局慎重其事之例證。

#### 教育部門第四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十九、二十日

質詢對象•教育局暨所屬單位  
新聞處暨所屬單位

質詢議員•張德銘（代表宣讀質詢摘要）

林文郎 徐明德 陳勝宏 康水木 王昆和 藍美津

周伯倫

計八位 時間一二八分鐘

#### 質詢摘要

- 一、一一五大地震震出了校舍建築的種種弊端？
- 二、從學生體罰不絕如縷談「學童人權」。
- 三、為什麼七十二年以後高職畢業生閒居在家的人數激增且比率比高中畢業生高？
- 四、公私立幼稚教育的衝突問題？
- 五、學校預算的訪價程序的控制與正確？
- 六、暑期游泳訓練班的收支問題一籮筐。